

· 民族传统体育 ·

文化自觉与中国武术的发展

高成强, 王 岗

(苏州大学 体育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21)

摘 要: 面对西方强势体育文化的冲击, 中国武术发展陷入彷徨的困境。中国武术如何发展, 这成为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研究认为: 中国武术的发展必需遵循“文化自觉”原则, 要自觉地维护自己文化的历史和传统, 要学会尊重和欣赏各种不同的体育文化。文化自觉要求我们对文化全球化有一种特殊的敏感, 它是一个观察角度、一种应对之策、一种精神境界, 最终应当是对人类体育的终极思考与关怀, 实现人类体育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关 键 词: 武术发展; 文化自觉; 文化全球化; 体育文化

中图分类号: G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07)08-0059-05

Cultural awareness v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ushu

GAO Cheng-qiang, WANG Gang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21, China)

Abstract: Facing the impact of dominating western sports cultures, Chinese Wushu has entered into a dilemma. How to develop Chinese Wushu has become an issue we must think about. The authors pointed out the followings via stud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ushu, the principal of “cultural awareness” should be followed, and we should maintain the history and tradition of our own culture in a conscious and initiative way, and learn to respect and appreciate various different sports cultures. Cultural awareness requires us to have special sensitiveness to cultural globalization. It is a perspective of observation, a response measure, and a spiritual state, ultimately should be the ultimate thinking and concerning about human sports, and will realize the “worldwide sharing of beauties” of human sports.

Key words: Wushu development; cultural awareness; cultural globalization; sports culture

在当今全球化浪潮中, 曾经无比辉煌的中国武术风光不再。中国武术如何应对各种文化的冲击, 一部分人主张以民族主义对抗西方体育的强势入侵, 一部分人却倡导中国武术的发展应积极靠拢西方体育, 究竟中国武术往何处走, 这是中国武术发展必须思考的问题。

费孝通先生^[1]于1997年首次提出了“文化自觉”这一世纪性文化命题, 在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他说: “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 ……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 不是要‘复旧’, 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针对西方强势文化, 费孝通先生^[2]又指出: “西方文化应当清理一下自己的过去, 认清自己的真

实面貌, 明确生活的目的和意义。”武术文化作为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之一, 要实现其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这就要求遵循“文化自觉”原则。探索“文化自觉”, 不仅是“西方文化应当清理一下自己的过去”, 也应当使中国武术文化同样清理一下自己的过去, 找出与西方体育文化最佳的切入点, 并且不丧失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之特性。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融合、统一的历程应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3]。

1 文化不自觉导致中国武术发展的困境

考究中国武术的发展史, 可以看出, 近代以前武术的继承与传播更多的是依靠口传身授, 这种传承方

式是非文字的，是一部用人民的生存行为和生存情感构筑的文化史。由于封建社会武术的“宗派之别”、“门户之争”、“传男不传女”观念的存在以及“侠以武犯禁”思想的根深蒂固，人民承载武术文化是不自觉的，这是其文化在生存精神上最真实的一面。所以，这部生命之书、生活之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被长期冷落了，没有得到应有的文化尊重，这部文化史在自生自灭着。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冷兵器时代的结束，西方强势体育文化的冲击，习武群体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等都发生了转变，人们向着更开放的态势发展，本土范围内狭隘的武术观念不复存在，武术门派、流派淡出历史舞台。中国武术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理应得到更好的发展，但由于中国武术在发展历程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文化不自觉，反而使中国武术的发展历经艰难。文化不自觉指的是“对自身文化及其相关文化和对作为文化主体的自我的不觉醒或者不完全觉醒的情形、状态”^[4]。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东西文化论战”到20世纪30年代的“本位文化论”与“全盘西化论”的争论，再到80年代的“文化热”和90年代的“国学热”，“文化自觉、文化不自觉”体现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中，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坎坷的演进历程中。对于这两者关系的论争，主要出现了两种极端的文化思潮：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自卑主义。受这两种极端文化倾向的影响，20世纪的武术界同样出现了两种极端的文化思潮，“一是对现代武术发展中创新的疑虑和批评……；二是传统武术应完全西方体育化，……抛弃传统才是武术发展的唯一途径”^[5]。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和思潮使武术发展举步维艰。

1.1 文化中心主义——中国武术“自恋”情怀的根源

“文化中心主义是指判断者评判的对象既是自己本民族或本地区文化，也是别的民族或地区的文化。他不但充分肯定本民族、本地区文化，而且判断任何文化都以本民族、本地区文化为标准，认为这一文化比他民族、他地区的文化优越，是若干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中心”^{[6]401}。几千年来中国把自己封闭在高山与大海内的土地上，将人分成华夏、夷狄和禽兽三类，并自尊为世界的中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是有中心——边缘结构的”^[7]，所谓“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只许“以夏变夷”，不许“以夷变夏”。居于天下中心的中国是绝对不能与四方的蛮夷戎狄讲平等的。及至19世纪西方人打开中国的大门时，“夷夏之大防”的观念依然左右着中国人的思想，对西人鄙称为“逆夷”，甚至连林则徐也曾说中国只要闭关锁国，便能置英国于死地这样的荒唐话。极端的文化

中心主义会盲目排斥一切外来文化。

受这样一种极端的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武术也不可避免地产生“自恋”倾向，主要表现为：一是对祖先、师傅的过度崇拜。他们对本家、本派武术充满自豪感，认为祖先或师傅留下的东西是“珍品”、“绝品”，拒绝吸收、借鉴其他门派优秀的武术文化，这就出现了武术各门派、流派“老死不相往来”的罕见景象，“在这种对过去模仿的社会里，传统习惯占据着统治地位，社会也就静止了”^[8]。二是对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完全抵制。由于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所处的文化土壤、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截然不同，其产生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异，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当“两个不同的文化初次接触时，总难免以己文化来吸纳他文化，不自觉地强以我见去理解别人”^[9]。再加之当时国人对外来侵略的深恶痛绝，对外来文化的不屑，这些都致使西方体育文化难以渗透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之中。传统体育文化的中心主义使武术文化在新时期得不到其他体育文化的有益补充，渐渐地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之争中失去话语权，沦为弱势文化。例如，1911年，马良对中国武术这一国粹的改革，编辑武术教材《中华新武术》，倡导“佩剑制度”，发扬中国传统的“武德”、“武风”，在他看来“考世界各国武术体育之运用，未有愈于我中华新武者”。毫无疑问，马良对中国武术的改革力度不可谓不大，所做贡献不可谓不突出，所进行的研究不可谓不深入。“但马良的问题是，他的真正用心，在当时则是想借推广所谓中华新武术、所谓国粹体育为名，而行抵制奥林匹克运动、抵制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为实。所以理所当然遭到了当时先进社会力量的猛烈抨击”^[10]。

1.2 文化自卑主义——中国武术“文化模仿”的心理症结

鸦片战争的失败再也容不下中国人的夜郎自大。中国人在屈辱和仇视中开始有了了解西方的冲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在当时达成共识，但不久就“全盘西化”了，认为西方文化在各方面都优于和高于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从鸦片战争至“五四”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文化自卑主义”。文化自卑主义“是以全盘否定的目光来看待和评价本民族、本地区的文化，认为本民族、本地区的文化一无是处，毫不可取，应该完全予以抛弃”^{[6]405}。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西方文化也随之开始涌进中国，面对西方文化的进入，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评价越来越低，从感觉器物的不足到制度的不足，再到文化的不足，每一次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的深入都伴随

着对自身文化否定的加深；每一次民族危机的加重也加剧了人们对自身文化的失望。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尽管中国在不断地进行变革和新制度的试验，但在西方列强的打击下中国却显得不堪一击，甚至不能保全自身文化。中国人在屡遭顿挫中产生了对自身文化认知上的自卑。这种文化自卑心理在“五四”运动中就集中表现为对中国文化的彻底否定，甚至产生了对民族文化的罪恶感和“赎罪”意识。陈独秀^[11]在《一九一六》中说：“盖吾人自有史以迄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虽倾江、汉不可浣也。当此除旧布新之际，理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鲁迅不读中国书、钱玄同力主废除汉字，采用罗马文字就是当时人们文化心态的极端代表。

在体育界，“原本在一个单纯环境中发展、继承，并用来维系和满足传统中国文化理念教化下的民族传统体育，开始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本土上与外来文化的碰撞、融合和对接”^{[12]15}。在这种“碰撞、融合和对接”的过程中，西方体育以其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理念，以其塑造“竞争、平等、拼搏，追求成功、冒险、挑战”等人格特点，以其追求快速，强调直观性，强调竞争的文化取向，深深吸引着国人的目光，影响着国人的价值取向。从文化传导的角度看，民族传统体育过分追求的“竞技性”是“对欧洲娱乐文化的模拟和因袭，表现了西方文化向东方文化的积极进攻并在侵入后占据了绝对优势的态势。”^[13]这种文化的“绝对优势”导致了对西方体育的盲目跟随，产生了对自己传统体育文化的自卑。在近一个世纪以来，体育文化的主流都被西方体育文化占据着，无论是运动形式、内容，还是世界范围内的体育价值观，都深深地打上了西方体育的烙印。作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代表——武术竟到了“非要保护不可”的地步，这不得不说是武术发展的悲哀，更是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悲哀。难怪有学者发自肺腑地追问：难道中国武术真到了“事事不如人”的地步了吗？

2 中国武术发展必需遵循文化自觉的原则

2.1 以竞技武术为窗口，实现中国武术发展的第一个自觉

明清时期是武术的集大成时期，这在武术界已达成共识。这一时期，武术体系逐渐形成；武术流派、门派林立；拳种颇多；武术典籍成果显著。然而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西方国家的侵略、外来文化的渗入，尤其是西方的枪炮宣告了中国冷兵器时代的结束，作为“活命术”的中国武术渐渐地缩减了它的生存空间。

为了避免中国这一优秀的传统文化消失在历史长河中，1928年成立了南京中央国术馆，在各省、市、县通设国术馆。民国时期，“武术发展的另一重要特色，是古老的中国武术被纳入了现代教育的范畴，促使武术从价值观到运动锻炼思想，从教习到表演和竞赛方式，都向着科学化与规范化的方向演进，使传统武术开始了适应现代社会的变化过程。”^[14]新中国成立后，武术文化在不丧失优秀民族文化特性的同时，倡导武术运动的现代化、世界化，逐渐形成一种更容易与世界体育文化交流的运动形式——竞技武术。竞技武术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这个时代，固守是不会有出路的，因为它是一个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传统的绝对延续是虚茫的，这不符合发展这个主题。”^{[12]173}竞技武术在武术的国际化进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国际武术联合会已拥有100多个会员和一支合格且经验丰富的技术官员队伍，竞技武术已成为国际奥委会承认的比赛项目，武术连续5届以正式比赛项目的身份走上2006年多哈亚运会赛场。“竞技武术为中华武术走向世界架起了一座桥梁，同时它也是一扇窗口，人们可以逐步深入探视中华武术更深厚的民族内涵——传统武术。武术只能先以竞技武术先于国际接轨”^[15]。竞技武术的出现，实实在在为中国武术的发展开阔了视域，实现了武术发展的第一个自觉。

2.2 制定合理的“体育全球化”战略，全面贯彻文化自觉理念

“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是层次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根本不立在一个基础上，所以绝非越具有传统文化的‘绝技’，便越能迅速地、熟练地掌握现代文化”^[16]。根据这种观点，中国武术的发展绝不能只坚守“传统”，而应在传统的基础上制定出“现代化”、“全球化”的战略。我们要对自身文化所具有的世界体育文化上的共性有所自觉，其普遍性内容完全可以为别国体育文化所吸纳，转换为全球体育文化共享的文化成果。

武术“全球化”战略的自觉，首先是基于尊重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立足于本民族文化之根，惟有民族的才可能是世界的；其次是尊重世界上其他民族优秀的体育文化成果，对于文化之间的关系，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魄。从以往的世界文化的交流经验中可以充分了解到，真正能走出国家、走出民族大地的，乃是那些原本属于本民族文化中的出类拔萃的珍品。在今后的文化全球化的格局中，最先最充分地成为全球共享的文化，也必然是这种文化。武术“现代化”、“全球化”战略是中国武术文化创新的总体思路，也是新时期武术文化自觉的重要标志。这是武术文化创

新和发展的关键。有了这种战略性自觉,一是能明白自身文化的特点和优势,进而给民族体育文化在21世纪中西体育文化大融合中一个恰当的定位;二是能明白其对我有利、为我所用的部分,从而将其吸收并转化为武术文化的有益部分,能通过他文化了解其传统和个性,善于与其合作共事;三是武术“全球化”战略自觉的综合创新意识,能把古今中外体育文化的资源结合于时代特征、融合于武术文化,在创新中实现发展。总而言之,全球化中的武术文化自觉,就是在文化交流、文化选择、文化创新中要体现出“知己知彼”、“求同存异”、“择善而从”、“综合创新”、“多元共存”、“和而不同”的文化主体意识,抓住体育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发展机遇,繁荣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武术文化,提高民族整体素质,弘扬民族精神。

2.3 重新确立传统武术的地位,继续弘扬文化自觉精神

在新的“体育文化全球化”语境下,西方竞技体育已表现出或多或少的不利于人类体育发展的一面,如兴奋剂事件、假球、黑哨、赌博等,还有对其他国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过度挤压,使世界各民族传统体育不能在有序和公平的环境中和谐发展,这些都阻碍着“体育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国武术在应对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时,必须利用自身所具有的优秀传统文化,吸纳整合异质文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文化体系愈是吸纳整合异质文化,它的整合能力就愈强。无整合能力的文化,是脆弱的、经不起历史的挫折”^[17]。因此,要弥补西方体育文化之不足,继续弘扬文化自觉精神,就要重新确立传统武术的地位。我们要做的就是对传统武术保持一份“文化的自信”,“自信国外任何一项体育或者武术类项目也无法与之相比,从它悠久的历史、博大的内容以及与中国传统的哲学、中医、兵法等的水乳交融,我们就应该相信中国传统武术具有相当深远的价值,应该对传统武术有信心,从而去振兴国粹,使传统武术这一东方古老的格斗、健身技术在文化交融和文化输出的扭打中展现它新的生机”^[18]。

脱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谈武术文化继承,好比无源之水;抛开传统武术文化的理论思维谈武术文化的创新,即是无本之木。中国武术要在与西方竞技体育及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传统体育联系与交流中保持风格和特色,展现生命力与影响力,为人类体育的发展做出独特的贡献,极其重要的一点是必须依赖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的启迪,必须尊重、发掘、继承、阐释自己所脱胎的传统文化,潜心研究武术文化理论基

础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联系,研究中国武术兴盛与衰败时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研究当今武术发展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只有通过“文化自觉”,理解武术文化的来龙去脉、丰富内涵、现代价值及存在的问题,正确判断中国武术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根本走向,才有光明的前途。

2.4 传统与现代“并肩”,牢牢把握文化自觉的发展趋势

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既有矛盾冲突的一面,也有剪不断的历史延续的一面。从矛盾冲突的一面来讲,在一定程度上,竞技武术的解放必须要通过“瓦解传统文化”来实现,也就是说,要破坏那些持续了较长时间的、对现实进步造成阻碍的东西。这种矛盾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从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的历史延续性上讲,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方面,竞技武术绝不意味着对传统武术的否定,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文化形式,注入到竞技武术之体。“忽视了传统的维系,就意味着对中华武术、中国文化的否定和背叛”^[19]。这种文化在意味着对于传统的变异和清理的同时,也意味着传统文化的进一步进化。正如吉登斯^[20]所说:“现代性作为一种后传统的秩序,并没有与传统彻底决裂,而是在利用传统和习惯进行秩序重建。”另一方面,传统武术的不断发展丰富了竞技武术的内涵,竞技武术文化是作为传统武术文化延续的存在。

基于以上对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的理解,我们在对待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的关系上,首先,要打破传统武术文化与竞技武术文化中二元对立的思维,不再将二者看作是势不两立的对头,而是要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武术文化未完成性和未来性、多样性和丰富性,认识到竞技武术文化的独特性以及两者文化的冲突、对抗、传承和延续关系;其次,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探讨中国武术文化的综合创新问题,它是面临新的时代、新的环境所作的自觉的批判性扬弃和对新文化的积极创造;再次,从打破对立、代之以对话与融合的立场出发,传统武术文化是实现竞技武术文化革新的强大理论资源。

中国武术发展要遵循文化自觉原则,首先,要主动自觉地维护自己文化的历史和传统,找到武术文化的自我,并知道在这一新的语境中,自身文化存在的意义,了解自身文化可能为世界体育的未来发展做出什么贡献,并将其发扬光大。此外,中国武术文化的自觉意识,也必定内含着文化的开放意识。我们必须

学会尊重和欣赏各种不同的体育文化，不但要“各美其美”，而且要“美人之美”。同时，对于西方体育文化向中国武术的渗入，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遵循文化自觉原则，探究西方体育的来路、历史渊源、已显现的特征、对人类体育的贡献以及对武术所形成的冲击和挑战。文化自觉要求我们对文化全球化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它是一个观察角度、一种应对之策、一种精神境界，最终应当是对人类体育的终极思考与关怀，实现人类体育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88.
- [2]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16-25.
- [3] 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361.
- [4] 邓永芳.现代化境遇中的文化自觉[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05.
- [5] 王 岗.武术发展的文化学思考[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1，24(2)：149-152.
- [6] 向 翔.哲学文化学[M].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7.
- [7] 李慎之，何家栋.中国的道路[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115.
- [8] 黄 涛.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变迁、转型与未来走向[J].体育文化导刊，2006(12)：83-85.
- [9] 汪荣祖.从传统中求变 晚清思想史研究[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221.
- [10] 罗时铭.中国近代体育变迁的文化解读[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108.
- [11] 陈独秀.一九一六[J].青年杂志，第一卷，第5号.
- [12] 王 岗.民族传统体育与文化自尊[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
- [13] 倪依克.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46.
- [14] 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327.
- [15] 刘树军，张胜利.民族文化差异与武术国际化发展的哲学思考[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4，28(2)：56-59.
- [16] 王富仁.文化与文艺[M].北京：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328.
- [17] 李 健.中国文化简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305.
- [18] 马文国，邱丕相.文化的自信：传统武术的希望[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6，23(11)：1-4.
- [19] 王 岗.武术国际化的方略：维系传统与超越传统[J].中国体育科技，2005，41(4)：17-20.
- [20] 安东尼·吉登斯[英].现代性的后果[M].田 禾，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33.

[编辑：李寿荣]